

十
三
經

論語注疏卷十六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季氏第十六

音義

**凡十
四章**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

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注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

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注

孔曰。冉

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

邦域之中矣。**注**

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

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

孔曰。已屬魯爲社稷

之臣。何用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

也。**注**

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注**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

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

將焉用彼相矣。**注**

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

不能。何用相爲。且爾空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匣

中。是誰之過與。**注**

馬曰。柙。檻也。櫃。匱也。失虎毀玉。豈非

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

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

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

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

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注孔曰。

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

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

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

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

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今由與

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

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注

孔曰。干。盾也。戈。戟也。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注

鄭曰。蕭之言

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音義

顓。音專。臾。音瑜。

顓臾。附庸國也。見賢遍反。義詳。宜反。過與之與。音餘。下
過與同。相息亮反。爲之之爲于。僞反。夫。音符。下今夫疾
夫。夫如是並同。邦。或作封。任。音壬。注同。度待洛反。焉。於
虔反。相息亮反。注同。下相夫子同。兕。徐履反。犢。音獨。注
同。檻。戶覽反。匱。其位反。費。悲位反。注同。舍。音捨。注同。析
星歷反。邦內。鄭本作封內。盾。又作楯。並食允反。不在顓
臾。或作不。**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疏**
在於顓臾。**也**。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伏羲之後。夙姓。

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爲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者。言顓臾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當自退止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爲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躡。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

過矣。虎兕出於柙。柙，虎兕也。柙，檻也。虎兕皆猛獸。故設爲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柙，檻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匱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後世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之法。以示非臆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者。孔子旣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貧矣。上下和同。不忠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領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
而社稷不領危也。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
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
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則當脩文德使遠人慕
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
來也者。謂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
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
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在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者。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
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
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爲季氏
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爲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
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
注 孔曰。至屬魯。○正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注云。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君。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爲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注使主祭蒙山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佚。臧文仲。竝古人立言之賢者也。注馬曰。至匱也。○正義曰。云柵檻也者。說文云。柵。檻也。柵。櫈也。一日圈以藏虎兕。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于斤。說文云。兕如野生。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真。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柵匱者。小說文云也。注孔曰。干盾也。戈戟也。○正義曰。干

一
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孔注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扞也。竝之以扞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柵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柵者也。長四寸。刃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矛。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注孔

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

希不失矣。

注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

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注

孔曰。制

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注

孔曰。無所非議。

音義

乾。音干。陪。蒲回。
反。重。直。龍反。

疏

正義曰。此章論天下有道無道。禮樂征伐所出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

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凡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
言以爲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注孔
日至侯矣。○正義曰。云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
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變襃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
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襃姒愛之。欲廢申后。
并去太子。用襃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廢
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縉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
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襃姒。盡取周
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
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
幽王淫襍。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
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
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爲天子之禮樂。若
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
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
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
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

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八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禴立。是爲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
注孔曰。至所囚。○正義曰。云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
注陽虎至奔濟。○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注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

注

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

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音

微

音

代一音弟故夫之夫音符

疏

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

音

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

音

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

音

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

音

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

音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

音

公時皆衰微也

音

微

音

注鄭曰至世矣○正義曰云魯自東門

音

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

音

襄仲殺宣公者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

音

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音

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

音

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

音

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

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

注

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

注

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

注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晉

義

便。婢。縣反。辟。婢亦反。

注及下皆同。佞乃定反。

疏

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者。以

人爲友。損益於己。其類各三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爲

友。則有益於己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便。辯也。謂佞而復辯。以

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損於己也。

孔子曰。益者二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注

動得禮樂之

以自恣。樂佚遊。

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音義

樂五教反。下
不出者同。禮

樂之樂。音岳騎。樂之樂。音洛。

正義

曰。此章言人心樂下宴樂同。佚本亦作逸。音同。

好

損益之事。各有三種

也。樂節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

正義

曰。此章言人心樂下宴樂同。佚本亦作逸。音同。

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

好

損益之事。各有三種

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

恃

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

讀○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酣於酒。言人以酒亂

謂

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

沈

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皆是浮誇過也。言耽酒爲過

差

也。讀者。媠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注

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

注

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注

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曰。未

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晉義

愆

虔反。躁早報反。魯讀躁爲傲。

疏

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

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

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己。而

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

謂君子言論及己。己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

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

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

注孔曰。得貪得。

首義

少詩昭反。鬪丁豆反。得或作德。非。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

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

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辱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

大人。注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注深

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注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注直而不肆。故狎之。侮聖人

之言。注不可小知。故侮之。音義易以政反。恢苦回反。疏狎戶甲反。侮士甫反。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卽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

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
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者。
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
也。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云。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
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卽天命也。天命無
不報。故可畏之。
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卽聖人也。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
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
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舉天地合其德者。舉
一隅也。
恢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
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
失毫分也。
直而不肆故狎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
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

矣。

疏

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

行事有所困。博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其爲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爲下愚之民也。

疏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

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音義

忿芳吻反。難乃日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覩爲視。見微爲明。言君子覩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爲聽。聽遠爲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也。

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己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音義

探。吐

疏

此章言

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如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己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

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

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音義

坂音反。革如字。又

疏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溢也。馬四匹爲駒。千駒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駒。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於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注

馬曰。以爲伯魚孔

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

注

孔曰。獨立謂

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音義

亢。音剛。又苦浪反。鯉。音里。伯魚名也。遠于萬反。

正義曰。此章勉人爲詩爲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

異聞乎者。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爲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答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己曰。學詩乎。己卽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爲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

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者。旣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問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聞異問。又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嬉。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爲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首義

稱尺證反。下同。嫡丁歷反。本又作適。同。

疏

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

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

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謂自稱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注疏卷十六考證

季氏將伐穎臾章東蒙主注使主祭蒙山疏地理志云

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穎臾在蒙山下○臣

宗楷按馮氏曰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

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閼宮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注蒙東蒙也以其居魯之東故曰東蒙今沂州費

縣是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首陽注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

河曲之中○陸址經世驪珠曰水經注云在雷首山

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在龍

西首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
說文云在遼西莊子註云在岐陽西北只今清源縣
山考夷齊義不食周粟避地飢餓當不離朝歌故墟
決無往近豐鎬之理洛陽之說非是其孟子居北海
之濱則又紂在而避去之所非紂沒而盡節之地也

論語注疏卷十七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音義

凡二十

疏

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

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注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

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

注

孔曰。欲

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注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注

馬曰。言孔子

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

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曰。月逝矣。歲不我與。注

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

曰。以順辭免。同上

歸如字。

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豚徒門反。遺唯季反。塗字當作途。音

徒治直。吏反。好呼報反。注同。亟去冀反。知音智。注同。數色角反。

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

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爲

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

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也。歸孔子豚者。歸

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

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

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旣至貨家

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

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溺興哀。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爲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

注

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

使彊賢。

音義

彊其

說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

未爲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旣爲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爲君子。若習於惡。則爲小人。是

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如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

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

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孔曰。道謂禮樂也。

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

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音

義焉於處反。易以跂。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反注同從才用反。注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

武城魯邑名。時子游爲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

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於夫子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道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注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注

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

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

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音義

費悲位反。擾而小反。

說。音悅。

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興周道也。

夫。音符。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卽左傳。

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爲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

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字。俱訓爲

適。未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爲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

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

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

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

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東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

也。注。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往

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

房。陽虎將以輿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

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

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

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

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

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叔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惠則足以使人。

疏

正義曰此章明仁也。子張問仁於孔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言爲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此孔子略言爲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寬則得衆者。言行能寬簡。則爲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

疏

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縗。

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皀，言至堅者，磨之而不

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

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注匏，瓠也。言瓠瓜

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
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音義

佛音弼。肸許密反。磨末多反。
磷力刃反。薄也。涅乃結反。說

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縗側其反。皀才早反。污辱反。
之汚，一音烏。又烏故反。匏薄交反。瓜古花反。焉於虔反。
瓠戶故反。處昌慮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

也。佛肸召子欲往者，佛肸爲晉大夫趙
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
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縕。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爲之作譬。礲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早。縕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或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爲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河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繫。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注六言六蔽者。謂下六

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注孔曰。子路

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注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注孔曰。父子不知

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注孔曰。父子不知

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狂。

注孔曰。狂妄抵觸人

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注孔曰。狂妄抵觸人

蔽必世反。仁知之知音智。下好知同語。魚據反。好呼報反。下同。適丁歷反。爲子僞反。絞交卯反。抵丁禮反。

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者。

蔽謂蔽塞不自見。廿六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女嘗

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

會聞也。居吾語女焉。居猶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

路起對。故使還坐。五日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

知也。仁之爲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

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

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爲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綾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爲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爲而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則其蔽也。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

以羣。

注

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

注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怨。

注

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注

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

如向牆而立。

首讀

夫音符興許應反注同觀如字注同

反下及注同與音餘

正義

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

淑受六反女如字

正義

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

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適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適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者爲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

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而而立也與者。又爲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而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入若學之則可以觀興人而不爲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教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子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注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

帛之屬。戶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疏

正義曰。此章辨禮樂之本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

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禮樂之本。不在玉帛鐘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同義

注荏而審反。柔也。與音餘。**疏**正義

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人如此。譬之猶

小人外雖持正內常有穿
壁窬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音義
鄉如字。又許亮反。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音義傳直專反。說音悅。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必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

注

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此俗言。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注

鄭曰。無所不至。

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首義

與哉之與。音餘。本或作無哉。邪似嗟反。媚武冀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所不爲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注

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

注

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

狂也。蕩。

孔曰。蕩無所據。

古之矜也。廉。

孔曰。馬曰。有廉隅。

今之矜也。忿戾。

孔曰。

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

也許而已矣。

首義

廉。魯讀廉爲貶。今從古。戾。力計反。

疏

正義曰。此章論今人淺薄不如

古人也。子曰。古老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謂忿怒而多拂戾。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許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曰。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疏

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孔曰。

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

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

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首義

惡鳥路反。

下同。間。間廁之問。邪傾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嗟反。覆芳服反。**注**同。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

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

覆國家也。**注**孔曰。至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

綠紅碧紫駢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並以所克爲間。故綠色青黃

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金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

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駢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

中央正。駢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

故駢黃色
黃黑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注

言

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音義

天何言哉。魯譯云。正義曰。此章戒人天爲夫。今從古。慎言也。子曰。予欲

無言者。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爲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

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音義

孺而樹反。字亦作孺。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

爲于偽反。令力呈反。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

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

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

主人傳辭出入人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

子辭之以疾。又爲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

聞之。而悟己無疾。但不欲

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柏之火。冬取槐梔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

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柏之火。冬取槐梔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

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音義

期。音基。一本作

其。鑽。子官反。燧。

音。遂。期可之。期居宜反。更。古衡反。一音古孟反。柘。章夜反。杵。子各反。櫛。羊久反。又音由。槐。音懷。食。音嗣。夫。音符。下同。衣。於既反。不樂。**疏**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之樂。音洛。昊。胡老反。**疏**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

喪服爲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在喪。則皆不爲也。不爲既久。故禮壞而樂崩也。舊穀既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年之喪。一期爲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已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革物。旣已改新。則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爲父母之喪。旣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茱果。居堊室。練冠縗緣。要絰不除。今女旣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旣期除喪。卽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爲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者。孔子又爲說不可安之禮。言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卽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爲甘。雖聞樂聲。不以爲樂。寢苦枕塊。居處不棄。安也。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旣心安。則任自爲之責。其

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子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爲父母所懷抱。旣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爲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爲父母三年。故白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爲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喪。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注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注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柏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柏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

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地。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注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墳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音義奔音

其之爲子僞反樂充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五教反。又音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

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爲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篋。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曹作篋。圍棋謂之奕。說文奕從升。言疎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棋稱奕者。又取其落奕之義也。夫子爲其飽食終日。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爲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爲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正義曰。此章抑子

路也。子路曰。君子

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卽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爲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爲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爲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注包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

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微抄也。

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

孔曰。微抄也。

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訕以爲直者。

包曰。訕謂攻發人之陰私。

音義

惡烏路反。除稱人之

惡。注爲惡三字。餘同。

音好呼報反。訕所諫反。窒珍栗反。曾讀窒爲室。今從古

微。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知音智抄初爻反。孫音遜

下章同。訕居謁反。攻人陰私。

疏

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

說文云。面相斥。字林紀列反。

疏

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

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

憎惡者乎。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

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

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

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爲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

謂窒塞。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惡

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徼以爲知者。徼抄也。禮母勦說。若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爲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爲勇。若以不順爲勇者。亦可惡也。惡訐以爲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爲直。當自直己。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首義

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

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注

鄭曰。年在不惑而

爲人所惡。終無善行。

首義

惡。烏路反。注

正義曰。此章

猶爲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是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爲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注疏卷十七

古

論語注疏卷十七

子貢問曰

論語注疏卷十七考證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鑽燧改火注周書月令有更火之

文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臣宗楷

按丹鉛總錄云

先王取火法五行榆柳色青以象木棗杏色赤以象火桑柘色黃以象土槐檀色白以象金柞櫟色元以象水蓋各指其時之方色取義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鼎新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槐檀金之火也柞櫟水之火也饒魯曰五行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如金有五金之類

論語注疏卷十七考證

論語注疏卷十七考證

論語注疏卷十八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

音義

凡十
四章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

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

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

或死否則隱淪巖

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

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

人失所故以

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

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

音義

紂直又反行下孟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殷有

在憂亂寧民也

音義

紂直又反行下孟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殷有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仁三入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云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文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旣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

伯旣卒。周武王之東伐至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爲士師

音義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正義

孔曰。苟直

父母之邦

音義

三息暫反。又如字。黜。勑律反。焉。正義

於虔反。復扶又反。枉。紂往反。

疏

曰。此

章論

柳下惠之行也。

柳下惠爲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

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爲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

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

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

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

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己用直道以事

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卽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失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

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

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爲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証

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
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
魯昭公奔齊。項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
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
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
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
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注孔曰。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
禮三日。
音義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女樂。疏正義曰此並如字。注同。朝直遙反。注同。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駒。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如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注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注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
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追。

孔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

注

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

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
不得與之言。

注

包曰。下。車。

音義

輿。音餘。注同。見賢遍

音避。下同。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正義。反復扶又反。下同。辟疏。此
今從古。孔子下。包云。下車也。鄭云。下堂出門也。此
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遇孔子者。
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
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
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
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
止也。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
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

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注 鄭曰。長

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長沮曰。

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注 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

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注 孔曰。滔滔周流之

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注 士有辟

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

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輶。正義曰。耰。覆種

也。輶。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慄然。

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注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孔

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

也。己大而人小故也。音

音

沮。七餘反。溺。乃歷反。耦。吾口

反。廣古曠反。處昌慮反。下同。

夫。音符。與。音餘。下。徒與同數。所角。反。滔。沿。吐。刀。反。鄭本作。悠悠。治直。吏反。舍。音捨。辟。音避。耰。音憂。輶。張劣反。種。

章勇反。下同。憇。音呼。又音武。注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流。爲隱者所譏也。長沮

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爲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爲御。旣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爲誰人。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答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答。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旣是魯孔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舌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爲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爲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答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猶是也。子路言己是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爲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

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與猶等也。旣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己也。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撫然者撫。失意貌。謂不可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辟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衆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爲其己大而人小故也。**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正義曰。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耜也。月令云。脩耒耜。鄭注云。耜者。耒之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注**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爲夫子。

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

誰爲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

孔曰。植。倚也。除草

日芸。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爲黍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

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

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

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孔

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

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

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

義

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

蓀徒弔反。本又作條。又

箇。又市力反。芸音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索所自反。植音

居勇反。食音嗣。見賢遍反。語魚據反。長丁丈反。己音紀

一音

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

之語也。子路以後遇丈人以杖荷蓀者。子路隨從夫子。行

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者。夫子也。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爲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

誰爲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

也。芸除草也。丈人旣責子路。至於田中。倚其荷蓀之杖

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

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者。丈人留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

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旣宿之

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

事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者。夫

子言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以求見之。欲語

以己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
不仕無義者。丈人旣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
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
也。君臣之義也。人生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
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可廢
君臣之義而不仕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倫。道理也。
言女不仕濁世。欲清潔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
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者。言君
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己
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
油 藜竹器。正義曰。說文作𦵹。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注

逸民者。

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注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

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

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

身中清廢中權。

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

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注馬曰。亦不必

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音義

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

苟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陽留反。少詩照反。下同。

息嗣反。又如字。復扶又反。廢方

正義曰。此章論逸民

肺反。馬云棄也。鄭作發動貌。

疏賢者之行也。逸民伯

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

行超逸者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

言其直己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

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

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應也。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造次。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苟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

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注包曰。三飯四飯

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

注包曰。鼓

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注孔曰。魯哀公

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注孔曰。魯哀公

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音義

大音泰摯音至
亞於嫁反飯扶

晚反下同緣音了缺窺悅反播彼佐

疏

正義曰此章記
魯哀公聘禮壞

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

疏

去魯而適齊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

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丁往楚三飯樂

疏

師名練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

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也鼗

疏

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

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

疏

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入居於海內也

周公謂魯公

注

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

子不施其親

注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注

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注

孔曰大故謂惡逆

之事。

古義

易音亦下同。

疏

正義曰。此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

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也。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爲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爾。

古義

周有

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适。古活反。日。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乳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

爲宣王時。

馬融。皆以

卷十八

乾隆四年校刊

命臣生疏卷十八

論語注疏卷十八

論語注疏卷十八考證

子路從而後章玉穀不分○

臣宗培

按五穀之名周禮

職方氏云黍稷菽麥稻周書云麥黍稻粟菽鄭元則

以爲麻黍稷麥豆諸說不一纂箋王氏曰九穀者以

三農所生而言百穀者號其多而言五穀者則以五

行所屬而言皆不寔指其名此說近之

迄民章虞仲○

臣齊燾

按日知錄云史記太伯之奔荆

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

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

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列爲諸侯據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乃仲雍之曾孫也論語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名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太師摯適齊章亞飯三飯四飯○臣宗楷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白虎通云王者

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語錄云尊諸侯耳樂官自
亞飯以下蓋三飯尊卑之差也又齊氏曰魯諸侯故
止言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賜天子禮樂而魯僭
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
舊以見昔之僭耳

周有八士章疏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
王時○陸珪經世驥珠曰左傳晉荀臣曰文王之卽
位也詢于九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
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
有南宮仲周書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注云八

士武王賢臣也則斷爲武王時人正非無據

王訓○劉整雖謂釋家曰定周官

風流人士潭蘭草木以爲好惡

猶以只昔之物耳

子罕五采而共之○劉整謂人曰此只

以遺然不言一財豈謂人易

論語注疏卷十八考證

論語注疏卷十九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

首義

凡二十

正義

此篇記士行交

五章

疏

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

子之語。或辯揚聖師之德。以其
皆弟子所言。故差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注

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疏

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

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爲士者。見君有危難。
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事
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
有此行者。其可以爲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注孔

曰。言無所輕重。

首義

焉。於虞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章言

亡。如字無也。

疏

人行之不備者。

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爲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爲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章義

矜居陵反。贊與之與音餘下同。汎芳劍反。

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於

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女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

賢可與交者。卽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己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衆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旣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己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異端。致遠恐泥。注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音義泥。乃細反。

旦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爲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反。疏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少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正義**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正義好。呼。**報反**正義曰。此章勸學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也。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正義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

正義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

正義

解音蟹

正義

論好學。近於

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篤。今學者旣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疏

正義曰。此章亦

勉人學舉百工以爲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成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疏王義曰。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彊爲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注鄭曰。厲。嚴正。

疏義

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如字。

疏

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

也。望之卽之也溫。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卽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

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謗已也。**音義**厲。如云病也。鄭讀爲賴。恃賴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使下已居止反。下同。謗布浪反。事上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爲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己也。若爲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爲謗於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注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正義**曰。此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

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謫。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注孔曰。意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

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注

孔曰。終始如

一。惟聖人耳。

音義

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掃。

素報反。本今作埽。對抑證反。末本末

之末字或作未。非也。噫於其反。傳直專反。注同。倦。其眷

反厭。於豔反。區羌于反。別彼列反。注同。焉可之焉。於虔

反誣。音無。**疏**正義曰。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

卒子恤反。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

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

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

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

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

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

夏聞之曰。噫者。噫心不平之聲。子夏旣聞子游之言。中

心不平之故。曰。噫。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爲過失也。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

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

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

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

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音義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下孟反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

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

正義曰。此

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戚。不得過毀以至減性。滅性則非孝。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墮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然而未仁。疏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爲難能及也。然

而其德
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注

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疏

正義曰。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疏

堂堂然盛於仁道則

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注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疏 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注

馬曰。孟莊子魯大夫

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

忍改也。

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速之孝行。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餉粥之食。他人可

免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也。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

注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

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注

馬曰。民之離散。爲輕剽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首義

膚方于反

漂匹

疏

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爲士

照反

疏

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

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爲君之道。民人離散。爲輕剽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爲。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疏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

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首義

惡居之惡。烏路反。喪息浪反。

疏

正義曰。此章戒人爲惡也。紂名辛。字受。商末世之王也。爲惡不道。周武王所殺。謚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爲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下流者。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人之爲惡處下。衆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爲善。不爲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爲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疏

孔曰。更改也。

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

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爲衆所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覩也。及其改過之時。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

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其明

衛公孫朝

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
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注孔曰。無所不從學。故無

常師。

音義

朝直遙反。焉於虔反。正義曰。此章論仲尼

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

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不學者。
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
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

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注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子謂

武叔。首義

語魚據反。朝直遙反。仇音求。好如字。正義舊呼報反。數色主反。仞一作刃。音同。

疏

曰。此

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日。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

叔之言己賢於仲尼。此由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其
叔有此言。乃爲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
牆卑則可窺見其在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
牆高則不可窺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
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去
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
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享矣者。言
夫聖闕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
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卽武叔云子貢賢
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
武謚。○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
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郿。
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郿。是知叔孫武。
叔。卽州仇也。謚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注言

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

量也。**音義**

量音亮。**疏**

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也。叔孫武

叔毀仲尼者。訾毀孔子之德也。子

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爲此毀訾。夫

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爲設譬也。言他人之

賢譬如丘陵。雖曰高顯。猶可踰越。至於仲尼之賢。則如

日月貞明麗天。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

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

其不知量也者。多猶適也。言非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

自見其不知量也。**注**適足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

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注意似訓多爲適。所以多得爲

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

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

沖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

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

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

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音義**

知音智下同。道正義曰。音導。綏音雖。

疏此章亦

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爲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爲有知。出一

言非則人以爲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爲不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爲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爲廣言。仲尼爲政之德也。得邦。謂爲諸侯。得家。謂爲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注疏卷十九

論語注疏卷二十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

首義

凡三章

疏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兼明天命政

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以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

天之歷數在爾躬

注

歷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

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

亦以命禹

注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曰予小子

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注

孔曰履殷湯名此

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

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

不敢赦。

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

包曰。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

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包曰。

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包曰。

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

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包曰。

孔曰。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

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

方之政行焉。

包曰。

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

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

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

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

後世

音義

牡茂后反。擅市戰反。蔽必袂反。與音預。資力代反。賜也。量音亮。注同。秤尺譏反。忿音悅。注

同傳直

疏

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

專反。

自堯

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舜

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三自

予

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

賚至在

予一

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

自謹權量至公

則說總明

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者

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之

辭也。咨咨嗟也。爾汝也。歷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

勛。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

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

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爲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舜亦以命禹名。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爲天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閑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言我身有罪。無弒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下天下。故曰周家賚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

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元武王誅紂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均平。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己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帝王者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己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說。凡此土事。二帝三王所以治。

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
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
注歷數列次。○正義曰。孔注尙書云。歷數謂天道。謂天
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
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
注孔曰。至若此。○正義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
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
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者。
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
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
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云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
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
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
注以其簡在天心。故
○正義曰。鄭玄云。簡閥在天心。言天簡閥其善惡也。
注孔曰。至用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
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
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蔡蔡叔也。云仁人謂箕子微子
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序云。以箕子歸作

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仇。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注**權杯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注

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

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注

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

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

注

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

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注

馬曰。不宿戒而責目

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

注

孔曰與民無信而虛

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注

孔曰謂財物

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

君之道

音義

費芳味反下同慢武諫反儼魚檢反出凡

乃旦反疏

正義曰此章論爲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

又如字疏

日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

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

子張問其政術孔子答曰當

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

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

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

之目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

達其理故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爲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

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

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

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不須其問。
卽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之。謂
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此說
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仁。斯
至矣。又安得爲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
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衆大
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
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
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
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
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斯。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爲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
猶復丁寧申敎之。教令既至。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
嘗敎告而卽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
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
同無信而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
人也。唐納之客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
吝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注馬曰。聽言則

別其是非也。

音義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正義曰。此章

分扶問反。別彼列反。

疏言君子立身

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

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

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論語注疏卷二十

戶部右侍郎

臣

呂熾原任詹事

臣

陳浩編修

臣

孫

人龍

臣

邵齊壽拔貢生

臣

王濟師等奉

勅恭校刊

論語注疏考證職名

洗馬

臣

陸宗楷謹言自漢以後注論語者數十家

惟魏何晏之集解行于世至宋孫奭爲之義疏遂
與何注並傳雖純雜相參不必盡合於聖人之旨
要其薈萃羣言創通大義已爲程朱開其先路矣
臣等奉

勅校刊往復尋繹益見朱子採擇之精確不可易而其
間亦有義可兩存爲宋元諸儒所不廢者謹依次
編輯錄爲考證若干條用附簡末焉

臣謹識

所傳之說亦皆以爲子雲之筆也。蓋宋人多謂之不誠者，猶如
叔本所謂：「人情之大惡，莫過於不知羞耻。」此誠不可長而
存也。

夫子有言：「知我者其天乎？」蓋以人情之大惡，莫過於不知
羞耻。故宋人多謂之不誠者，猶如叔本所謂：「人情之大惡，
莫過於不知羞耻。」此誠不可長而存也。